

当代中学生

家长 老师

- 张老师的第二职业
- 我真烦这个家
- 父母离异之后
- 希望您今天家访



张彬福·主编
中国和平出版社

当代中学生

家长·老师

主编 张彬福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编委

吉瑞香	刘利生	吴继烈
温桂兰	张彬福	李东林

作者

吉瑞香	吴继烈	刘利生
张彬福	温桂兰	刘 亮
程 宁	白岚屏	赵桂清
武 容	薛 军	梁东梅
袁轶峰	曹 宇	李东林

当代中学生（家长 老师）

张彬福 编

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东城区豆腐池胡同9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兴源印刷厂印刷 787×1092 1/32

3.75印张 1990年4月第一版 1990年4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：1.65元

ISBN 7-80037-315-0/G·163

亲爱的中学生朋友，希望我们能通过这本书结为知心朋友，共同去思考和塑造当代中学生的使命和形象。

尊敬的老师、家长，愿您能从这里理解您的学生或孩子内心的追求、困惑和思考。

目 录

1. 妈妈，您放心吧..... (1)
2. 我真烦这个家..... (4)
3. 不该这样对待我的朋友..... (9)
4. 今晚又要挨训了..... (13)
5. 孝顺..... (16)
6. 周末晚餐..... (20)
7. 妈妈您听我说..... (25)
8. 爸爸的榜样..... (29)
9. 父母离异后..... (33)
10. 愿你象亲妈..... (37)
11. 美的曲线..... (40)
12. 妈妈生病以后..... (45)
13. 为什么非要我转学..... (49)
14. 老师，希望您今天家访..... (53)
15. 我们需要尊重..... (56)
16. 张老师的第二职业..... (60)

17. 老师的十五元钱.....	(63)
18. 老师的苦心.....	(67)
19. 这样的老师缺了些什么.....	(71)
20. 老师的后门.....	(74)
21. 老师的衣服真.....	(78)
22. 评老师.....	(82)
23. 议家长.....	(86)
24. 一个化学方程式.....	(90)
25. 真让人头疼.....	(94)
26. 背后的称呼.....	(98)
27. 我值八百元.....	(102)
28. 校长的思考.....	(108)
29. 附录：学生喜欢这样的老师.....	(112)

我们渴望

中学生中流行的“新编影

视歇后语”

北京五所中学调查表明：

中学生推崇“亲身实践”

妈妈，您放心吧

学校大操场上，军训返校的汇报表演正在进行，列队，行进，跨越障碍，分组格斗……

哗——，哗——，四周不时传来潮水般的掌声。

我站在我们班排头兵的位置上，几次侧眼看一下坐在来宾席上的妈妈。

妈妈上身微微前倾，本来就长的脖子还在努力地向前方延伸，眼睛仿佛在发着光，妈妈在注视着我，注视着她称为“小王子”的独苗苗。

真的，我分明感受到她目光中传导过来的慈母之情。

“我的小王子”，这是妈妈对我的昵称。小时候我对此不以为然，稍大些就有点难为情。别的孩子被大人喊作“小祖宗”、“小皇上”，只有我的小名这样洋味儿，同学说有“雀巢味儿”，我只好向伙伴们解释：我妈妈年轻时是一名芭蕾舞演员，因为什么“家庭背景”的问题而被剥夺了出国深造的机会。妈妈在痛惜之际，下决心尽力延长自己的艺术生命，所以她在舞台上旋转到三十七岁以后，才让我诞生于人间。谁料我还没到记事年龄，我爸爸又因病去世。妈妈此后就将她对艺术的

热忱与对爸爸的深情全部转移，倾注到我的身上。

在我上小学时，她每天中午骑车10多里，往返于家庭与单位之间，为的是照顾我吃好午饭，保证我的身体健康不受影响。寒暑假，她都把我带到工作单位，安排我每天的作业，游戏，午睡。春游，怕我掉进昆明湖，给我写了请假条；秋游，怕我滚下香山顶，竟然一路跟随保驾；游泳，怕我……；滑冰，怕我……

我考进离家较远的重点中学上高中，成了住宿生。妈妈简直成了秘密交通员，隔三差五地悄悄给我送点吃喝穿用的东西，周末回家、周一返校，每次妈妈总要包接包送，以致几次违反校规，老师都对我有了看法，调皮的同学更是烦人，见面就叫“雀巢王子”。对着一大群嘻皮笑脸的小哥儿们，我真是无可奈何。

唉！妈妈，妈妈，乳汁再甘甜，也不能满足一个青年人的营养需求，您每年一次不落地为我过生日，可似乎至今不清楚我到底有几岁，您也该想想，您的儿子都快十六岁了！你曾给我读过郭老的历史剧《南冠草》，您那样赞叹的少年英雄夏完淳，为民族捐躯时不也如我这般年纪吗？我小时候看过的日本电影《狐狸的故事》，那明智的狐狸妈妈，不是在子女刚刚告别幼年时，即无情地将它们赶出家门，令其在大自然中学习生存的本领吗？妈妈您看，您儿子快高出您一头了。鞋，已经穿到了41码，路，却还得由您扶着走！体育老师说，我的身体素质不错，只可惜缺乏锻锻，有爆发力而无持久力，初一时，就因为体育成绩不佳而没评上校三好生。

妈妈，请原谅我的一堆怨言，坦率地讲，我是怨

您，但同时也敬您、爱您。您忙于工作又悉心抚养我长大成人，日日夜夜，辛辛苦苦，从没有过“高堂明镜悲白发”的叹息时间，而我分明看出，银丝已隐现于您的双鬓，皱纹也爬上了您的眼角。我长大了，您变老了，这就是不可抗拒的规律。您也说过，我已经象是一名“准男子汉”了，妈妈，何止是象，我感到身体里的男子汉的气概在洋溢，男子汉的热血在奔流，男子汉的……

自从我跟妈妈进行这次“剖腹谈话”以后，妈妈对我的活动不再过多担忧，也很少干涉，有事总象朋友一样进行协商，不是保姆一样承包到底了，尤其在我最近一次次地将游泳比赛，篮球联赛，八百米竞走，两千米长跑等项的奖状奖品带回家时，妈妈默默地看上一眼，眼角的皱纹似乎平复了一些。

西方人说：上帝不能分散到每个人身边，所以给我们派来了妈妈。中国人说：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慈母之爱无疑是圣洁的。

但我又想，母爱之伟大不能仅止于此，她不仅无私地向子女献出她的乳汁，还应教他生存，教他奋斗，鼓励他奔跑，促使他坚强。

“高一（1）班擒拿表演的同学请作准备！”

大喇叭里传来呼唤，我蓦然一惊，忙收拢我的“回忆与思考”，伸屈臂膀，活动膝踝，招呼着我的打斗对手，一路用带弹性的碎步小跑，奔向竞技场。我知道，我妈妈在我身后，很多爸爸妈妈在我身后，她（他）们目光中传导过来慈爱的热量，早已灌注在我的体内，我抖擞精神，将与对手一试雌雄！

我真烦这个家

静校铃儿又响了。那颤颤悠悠的“铃——铃”声，又单调，又丧气。哎，一天的自由生活又让它给判死刑了——该回家啦！

虽说一天六、七堂课下来，脑袋有点大，可是上课还算有点小自由：偷偷传个条，趁老师不注意看两眼课外书，再加上课间同学们天南海北的神聊，嘻嘻哈哈，也倒惬意。可一回家，连这点小自由也没有了。

就说我们班体育委员齐涛吧。他爸爸妈妈都在北京的一家科研所工作，两人全是大学毕业生，从小就想着培养他将来上大学。齐涛偏不是那块材料，球踢得不错，学习却是中等。上学期期末考试，平均才60多分，考大学没戏。他父母急了，球不让踢了，电视、小说、杂志不让看了，整个“停止一切娱乐活动”。这下可好，这位主力一“挂靴”，我们班球队也快散摊子了。奥运会那么多精采的比赛，国家花了几百万外汇转播，楞是一眼不让看。中国足球队与西德队比赛的那天，把齐涛急坏了，家长不让看电视，他就一边做作业，一边支起耳朵听街坊家里电视传出的声音，真快把人憋死啦！他妈

还说，以后考上大学了，看着才舒坦。

这还不算，要是他父母听说谁家的孩子考试成绩怎么怎么好，回家准保挖苦齐涛，说他是“废物”、“没有一点出息”。有一回外语测验不及格，竟然挨了打！都上高二的大小伙子了，还挨打，这样的家长也够可以的。日子一长，家里除了逼他学习，没有一点快乐和温暖，他觉着生活真痛苦，没有意思，就喝了敌敌畏，幸亏被人发现，才免于死。

齐涛自杀我可不成。男子汉怎么能这样想不开；再说，这死的也没有价值啊！可话又说回来，做父母的也该想想，一天到晚就认一个词儿，“大学”，逼着孩子没完没了地做题、补课，加班加点，时间长了，谁顶得住啊！书也念不好，还得挤兑出事儿来，孩子能爱家吗？

我们班许红，画儿画得捧着哪，在区里都得过奖；她设计和画的班级板报，回回在学校比赛得第一。可自打一上了高中，她爸爸就不让她画了，说是要专心学习，将来考大学。也真奇怪，怎么这个“考大学”跟什么都矛盾？只要一提“考大学”三个字，什么体育活动，野外郊游，早上值日，晚上扫除，甚至团组织活动都得靠边，这“考大学”够霸道的！

有一回，她和另外一位同学去城外写生。呼吸着新鲜空气，她高兴极了，一连画了十张。谁想到，一进家门，画夹就被怒气冲冲的爸爸夺过去，摔在地上，还使劲踩了几脚。从此，许红就很少和父亲说话，每天放学后就在教室里做作业，尽量晚回家。

对我们中学生来说，我们的世界比做小学生时扩大了许多，我们希望摆脱家长的限制、干预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自由范围。我们希望自己的家充满了舒适、欢乐、平等、轻松的气氛，能消除我们在学校学习的紧张感。我们希望父母能理解我们的愿望、喜好。如果父母不尊重我们的感情和权利，强迫我们做我们所不愿意做的事情，剥夺我们的志趣和爱好，谁还能与父母融洽，谁还愿意回到这样的家里去呢？

孙刚他们几个人不爱回家，是嫌父母爱唠叨，一点儿小事儿，就絮叨个没截没完。象什么“早上吃了饭再上学”，“在学校吃饭买最好的菜，别怕花钱”，“路上骑车小心”。都不是小孩子了，说一遍两遍不就行了，还天天说个没完，真是千叮咛，万嘱咐，毫不顾及我们的自尊心。不过，这是父母的爱心，要烦这些就欠点良心了。主要是烦唠叨学习的事儿，接触人的事。你听：

“李叔叔家小明考了年级第一，不象你，老是中游！”

“你呀，老是磨磨蹭蹭的，学习成绩还能好？”

说一遍人家就听见了，心里已经憋了劲儿，准备考个样给同学老师看看。可家里却把这当成热门话题，一回家就听这个“咏叹调”，慢慢地，先烦回家，然后泄气，索性就这样了。

还有：

“你别跟他在一起，我瞅他就不顺眼”。

您也没跟人家接触过，了解他吗？凭什么说人家不

顺眼。光看外表？那贝多芬丑着哪，可人家是世界闻名的大音乐家！

一天到晚唠叨，经常“见景抒情”，“有感而发”，弄得孙刚几个人，连父母的面儿都不愿见。

我看见心理学书上说，重复同一内容的唠叨，会在听者的大脑皮层上产生保护性抑制，所以，你唠叨了半天，都是无关刺激物——白说，甚至让我们产生逆反心理，你越说，我越不听。

我怎么知道的这些事儿？我们逛大街时互相“交流”的呗。

别光说人家，还是说说自己吧。

我烦我的家。为什么烦，说起来，里面的感情挺复杂。说烦这个家吧，真实只是烦爸爸，一烦就不想回家。

记得初二的时候，有一天晚上，妈妈去上夜班了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外面刮着大风。八点多了，爸爸才跌跌撞撞地推开家门。看他的样子，可怕极了：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充满了血丝，身上泥一块，土一块，满嘴酒臭味儿，准是又在外边喝醉了。

我正在写作文，他晃晃悠悠走过来，“嘶”的一声，从我手下撕走一条作文纸，卷烟抽了。

我急了，就嚷起来：“这是我写的作文，明天还要交老师呢！”他却伸过手，一把揉烂了快写完的作文，团把团把，扔到火炉里。我又气又急，躺在床上哭了……

……

他是个酒鬼，只要赶上他喝醉回家，我就休想再学

什么，所以，初三中考，没能考好，我真烦透了。

现在，他不怎么在外面喝酒了，可是差不多天天晚上招人来打麻将牌。一间屋，本来就狭小，四个人围着桌子，稀里哗拉的，再加上没完没了地抽烟，弄得家里没有一块属于我的清静天地。妈妈没少数落他，可一说就吵架。她身体不好，为了我，只能忍气吞声，唯一的愿望就是指望我将来能争口气。

我们年级还有三位同我有一样遭遇的同学，家长不象个样子，不管孩子，结果有两人在外面交了一群坏朋友。

我不能象他们那样自暴自弃，我要争取有一个好的前途，因为妈妈那可怜的样子老在我眼前出现，为她，我也要有出息。

我们这几位难兄难弟呀，每天聚到学校来的时候，才感到一点快乐、轻松、舒畅。

可是，静校铃儿声已经响过了，我们该分手，该回那个不愿回的家了……

不该这样对待我的朋友

这真是一个讨人喜爱的星期六，因为下午老师有活动，学校破例不上课。

三月的阳光照得人身上暖融融的，一阵微风拂过，让你的整个人都活跃起来。我是好动的，有这么美的天气招唤，自然安分不了，不由分说，拉上刘迪和李涛就去玩。

这俩也是活跃分子，刘迪总是穿一身瘦瘦的衣服把自己裹起来，长发高高一束，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，真招人喜欢；李涛则不分春夏秋冬地穿一身宽衣裤和霹雳鞋，和他们在一起我快活。

在公园，我们玩得可真开心啊！刘迪的歌唱得够味，李涛的舞跳得挺帅，我学着陈佩斯表演小品，逗得他们前仰后合的。我们唱着，笑着，还侃了半天大山，尽情享受这来之不易的周末下午。

五点多钟，正是下班高峰，我们说笑着在人群中往家走。

忽然，妈妈从一家副食店里走出来，尽管他俩首先打了招呼，妈妈还是皱了眉头，极不友好地瞥了他们一

眼，硬梆梆地对我说：

“放了学，还不赶快回家。”

“妈……”我刚要替他们申辩，妈妈冷冷地看着我说：“你就交这样的朋友？现在就给我回家去”。

声音象冰柱子打在我的头上，我不敢出声，因为我知道，只要一说话，妈妈定会大发雷霆。我可不想站在大街上丢人现眼，来不及和他们说声“对不起”，就被妈妈拉走了。

一路上，我俩谁也没说一句话。我知道妈妈满脑子一定是盘算着回家如何训斥我，而我心中有的只是对她的气愤。

回到家，我径自走进自己的房间，把门狠狠关上，不管妈妈如何打门，我也决不打开。我要把那些恶毒的语言和目光统统关在门外。

想到刘迪、李涛无故遭到妈妈的白眼和冷淡，一股负疚之情油然而生。

“朋友”，在我心中，这是个圣洁的字眼。

记得还在幼儿园的时候，星期天，看到邻居的大哥哥大姐姐，不用大人陪伴，和他们的伙伴一起甩包，跳皮筋，我有多么羡慕！幻想着要是能把幼儿园的小朋友找到家里玩多好啊。

上了小学，看到大人们节假日与好朋友聚会，天南地北神聊一通。当时我也曾神往着，我长大了也一定交好多朋友。

可如今，我长大了，是个十五岁的中学生了，我有了自己的好朋友了。然而……

妈妈怎么能这样对待我的朋友呢？！不，除了妈妈，还有爸爸。

那是半年前的事了。

爸爸妈妈看不惯我的朋友杨剑秋。说他不象个学生样，总爱发议论，于是判定他是个颓废少年，反对我与往来。可我偏不听，因为我们在一起非常充实。什么飞碟呀、人口危机呀，孔子呀，人体艺术呀，无所不谈。其实他只比我大半岁，却懂得那么多，我常从他那里学到许多新东西。

那是一个星期二的下午，他约我去自然博物馆看展览——有关“人”的知识。你说这有什么，人自己了解一下自己，这不是太自然的事了吗？谁料在爸爸眼里，却成了一件特别事件。晚上劈头盖脸狠狠地教训了我一番。我真不服气，吵翻了。结果他恼怒地抄起大衣，一边往外走，一边说着：

“我饶不了杨剑秋，都是他把你带坏了，我这就去找他的父母……”

我急了。我们的矛盾，凭什么把人家拉扯上？然而不管我怎样求饶，都无济于事。他真的去了杨剑秋的家，断送我们的友谊。这之后，我真是苦闷、孤独极了。

今天我真怕重陷苦闷，再处孤独。

时针已指向八点，我穿上外衣，走出家门，妈妈追出来问去哪儿，我头也不回地告诉她一声：

“去找我的那两个伙伴！”

我要去向他们补上我路上没来得及说的那声“对不